全三國文/卷55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

卷54

全三國文卷五十五
魏〈五十五〉　清
烏程嚴可均校輯

卷56

↑ 返回《全三國文》

闕名〈一〉

詔

唯有一息，足堪負荷，思所散其憂懷，終傷道車四望。〈《御覽》七百七十三引《晉陽秋》曰：「魏舒子亡詔曰云云。」〉

魏令

官長卒者，官吏皆齊衰，葬訖而除之。〈《通典》九十九。〉

喪葬令

王及郡公侯之國者薨，其國相、官屬、長史，及內史下令長丞尉，皆服斬縗，居倚廬，妃夫人服齊縗，朝晡詣喪庭，臨吕喪服視事，葬訖除服。其非國下令長丞尉，及不之國

者相、內史及令長丞尉，其相、內史、吏皆素服，三日哭臨。其雖非近官，而親在喪庭執事者，亦宜制服，其相、內史及吕列侯爲吏、令長者無服，皆發哀三日。〈《通典》八十八。〉

上言孔子祀典

漢舊立孔子廟，褒成侯歲時奉祠，辟雍行禮，必祭先師，王家出穀，春秋祭祀。今宗聖侯奉嗣，未有命祭之禮。宜給牲牢，長史奉祀，尊爲貴神。〈《魏志・崔林傳》：「景初中，魯相上言。」〉

上言大人見襄武

有大人見，身長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白髮，著黃單衣、黃巾，柱杖，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平。」〈《魏志・陳留王紀》：「咸熙二年八月，襄武縣言。」又見《水經・渭水注》引《魏志》「襄武上言」。〉

奏改廟樂舞

改漢氏宗廟《安世樂》曰《正世樂》、《嘉至樂》曰《迎靈樂》、《武德樂》曰《武頌樂》、《昭容樂》曰《昭業樂》，《雲翻舞》曰《鳳翔舞》、《育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曰《武頌舞》、《文昭舞》曰《大昭舞》、《五行舞》曰《大武舞》。〈《魏志・文帝紀》黃初四年注引《魏書》有司奏。〉

奏立親廟二

太皇帝大長秋與文帝之高祖共一廟，特立武帝廟，百世不毀。〈《魏志・明帝紀》注引「黃初四年有司奏」。　案：黃初中不合預稱文帝，當是裴松之追改。〉

奏改埋銘旌

祖宗之號，所吕表德，題旌古今異儀。今列祖之號，宜改施新銘旌，故旌故杠所埋，如怡等議，與重俱埋于廟內外之左。〈《通典》八十四引魏尚書奏。〉

奏改元太和

《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宜爲太和元年。〈《宋書・禮志一》引尚書奏。〉

奏置大鈞樂

臣聞德盛而化隆者，則樂舞足㠯象其形容，音聲足㠯發其歌詠。故薦之郊廟，而鬼神享其和；用之朝廷，則君臣樂其度。使四海之內，徧知至德之盛，而光煇日新者，禮樂之謂也。故先王殷薦上帝，㠯配祖考，蓋當其時而制之矣。周之末世，上去唐、虞幾二千年，《韶》、《箾》、《南》、《籥》、《武》、《象》之樂，風聲遺烈，皆可得而論也。由斯言之，禮樂之事，弗可㠯已。今請太祖武皇帝樂，宜曰《武始之樂》。武，神武也。武，又跡也。言神武之始，又王跡所起也。高祖文皇帝樂，宜曰《咸熙之舞》。咸，皆也。熙，興也。言應受命之運，天下由之皆興也。至于羣臣述德論功，建定烈祖之稱，而未制樂舞，非所㠯昭德紀功。夫歌㠯詠德，舞㠯象事。于文，文武爲斌，兼秉文武，聖德所㠯章明也。臣等謹制樂舞名《章斌之舞》。昔《簫韶》九奏，親于虞帝之庭，《武》、《象》、《大武》，亦振于文、武之阼。特㠯顯其德教，著其成功，天下被服其光煇，習詠其風聲者也。自漢高祖、文帝各逮其時，而爲《武德》、《四時》之舞，上考前代制作之宜，㠯當今成業之美，播揚弘烈，莫盛于《章斌》焉。《樂志》曰：「鐘磬、干戚，所㠯祭先王之廟，又所㠯獻酬酳酢也。在宗廟之中，君臣莫不致敬；族長之中，長幼無不從和。」故仲尼荅賓牟賈之問曰：「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傳》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此皆祭禮大享，通用盛樂之明文也。今有事于天地宗廟，則此三舞宜竝㠯爲薦享，及臨朝大享，亦宜舞之。然後乃合古制事神訓民之道，關于萬世，其義益明。又臣等思惟，三舞宜有總名，可名《大鈞之樂》。鈞，平也。言大魏三世同功，㠯至隆平也。于名爲美，于義爲當。〈《宋書・樂志一》：「太和初，公卿奏。」又《通典》一百四十一。〉

奏樂舞冠服

祀圜丘㠯下，《武始舞》者，平冕，黑介幘，玄衣裳，白領袖，絳領袖中衣，絳合幅袴，絳　　，黑韋鞮。《咸熙舞》者，冠委貌，其餘服如前。《章斌舞》者，與《武始》、《咸熙舞》者同服。奏于朝庭，則《武始舞》者，武冠，赤介幘，生絳袍單衣，絳領袖，皁領袖中衣，虎文畫合幅袴，白布　　，黑韋鞮。《咸熙舞》者，進賢冠，黑介幘，生黃

袍單衣，白幅袴。此三舞者皆執羽籥，其餘服如前。〈《宋書・樂志一》：「太和初，尚書又奏。」又《通典》一百四十一。〉

奏謚文昭皇后

蓋孝敬之道，篤乎其親，乃四海所㠯承化，天地所㠯明察，是謂生則致其養，歿則光其靈，誦述㠯盡其美，宣揚㠯顯其名者也。今陛下㠯聖懿之德，紹承洪業，至孝烝烝，通于神明，遭離殷憂，每勞謙讓。先帝遷神山陵，大禮既備，至于先后，未有顯謚。伏惟先后恭讓著于幽微，至行顯于不言，化流邦國，德侔二南，故能膺神靈嘉祥，爲大魏世妃。雖夙年登遐，萬載之後，永播融烈，后妃之功莫得而尚也。案《謚法》：「聖聞周達曰昭。德明有功曰昭。」昭者，光明之至，盛久而不昧者也。宜上尊謚曰「文昭皇后」。〈《魏志・文昭甄皇后傳》注引《魏書》三公奏。〉

奏立文昭皇后廟

自古周人始祖后稷，又特立廟㠯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之于萬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㠯皇家世妃之尊，而克讓允恭，固推盛位，神靈遷化，而無寢廟㠯承享祀，非所㠯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先妣別立寢廟。〈《魏志・文昭甄皇后傳》注引《魏書・三公奏》。又見《晉書・禮志上》、《宋書・禮志三》。〉

奏議文昭皇后廟樂

《禮》，婦人繼夫之爵，同牢配食者，樂不異。文昭皇后今雖別廟，至宮縣、樂器音均，宜如襲議。〈《宋書・樂志一》尚書奏。又《通典》一百四十七。〉

奏外祖母喪制

漢舊事亡闕，無外祖制儀。三代異禮，可臨畢，御還寢，明日反吉便膳。〈《通典》八十一：「太和六年四月，明帝有外祖母敬后夫人之喪，尚書奏。」〉

奏事

今作洛陽宮殿，取白石之人，鑽山索異石，鑿石求雲母，工役之事，莫過于此。〈《白

帖・魏名臣奏》。〉

奏定告瑞儀

秦靜議當遣兼太尉告祠，㠯武皇帝從五精㠯上六座，餘眾神皆不設牲，用如郊祭。〈《通典》五十五：「尚書奏。」〉

奏增定告瑞冊文

冊文侍中韋誕所作，文中皇皇后帝，卽五精之帝。昔舜受禪告天，云皇皇后帝，亦合五精之帝，于文少不可分別，可更增五精字。〈《通典》五十五：「尚書奏。」〉

奏定七廟制〈景初元年六月〉

大魏三聖相承，㠯成帝業。武皇帝肇建洪基，撥亂夷險，爲魏太祖；文皇帝繼天革命，應期受禪，爲魏高祖；上集成大命，清定華夏，興制禮樂，宜爲魏烈祖。更于太祖廟北爲二祧，其左爲文帝廟，號曰高祖昭祧；其右擬明帝，號曰烈祖穆祧。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遷，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禮。〈《晉書・禮志上》：「景初元年六月，羣公有司奏。」又見《宋書・禮志三》。〉

奏不毀文昭皇后廟〈景初元年冬〉

蓋帝王之興，旣有受命之君，又有聖妃協于神靈，然後克昌厥世，㠯成王業焉。昔高辛氏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而帝摯、陶唐、商、周代興。周人上推后稷，㠯配皇天，追述王初，本之姜嫄，特立宮廟，世世享嘗，《周禮》所謂「奏夷則，歌中呂，舞大濩，㠯享先妣」者也。詩人頌之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言王化之本，生民所由。又曰：「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詩》、《禮》所稱姬宗之盛，其美如此。大魏期運，繼于有虞，然崇弘帝道，三世彌隆，廟祧之數，實與周同。今武宣皇后、文德皇后各配無窮之祚，至于文昭皇后膺天靈符，誕育明聖，功濟生民，德盈宇宙，開諸後嗣，乃道化之所興也。寢廟特祀，亦姜嫄之閟宮也。而未著不毀之制，懼論功報德之義，萬世或闕焉，非所㠯昭孝示後世也。文昭廟宜世世享祀奏樂，與祖廟同，永著不毀之典，㠯播聖善之風。〈《魏志・文昭甄皇后傳》：「有司奏。」〉

奏議燕王不稱臣〈景元元年十一月〉

禮莫崇于尊祖，制莫大于正典。陛下稽德期運，撫臨萬國，紹太宗之重，隆三祖之基。伏惟燕王體尊戚屬，正位藩服，躬秉虔肅，率蹈恭德，㠯先萬國。其于正典，闡濟大順，所不得制。聖朝誠宜崇㠯非常之制，奉㠯不臣之禮。臣等平議㠯爲燕王章表，可聽如舊式。中詔所施，或存好問，準之義類，則「宴覲之族」也，可少順聖敬，加崇儀稱，示不敢斥，宜曰「皇帝敬問大王侍御」。至于制書，國之正典，朝廷所㠯辨章公制，宣昭軌儀于天下者也。宜循法故，曰「制詔燕王」。凡詔命、制書、奏事、上書諸稱燕王者，可皆上平。〈案：此當有誤，《通典》作「皆云上」字，亦當疑。〉其非宗廟助祭之事，皆不得稱王名，奏事、上書、文書及吏民皆不得觸王諱，㠯彰殊禮，加于羣后。上遵正典尊祖之制，俯順聖敬烝烝之心。二者不愆，禮實宜之，可普告施行。〈《魏志・陳留王紀》：「有司等議奏。」又見《通典》六十七。〉

奏事

世祖朝有獻虎者，問：「虎何食？」對曰：「食肉。」詔曰：「下民厭糠，何忍㠯肉食虎？」乃命虎賁射之。斯實得計于時，而名垂于後。〈《御覽》八百九十二引《魏名臣奏》。〉

夫樂所㠯播德通靈。〈《初學記》十五引《魏名臣奏》。〉

請太后令書稱詔制〈甘露五年五月〉

殿下聖德光隆，密濟六合，而猶稱令，與藩國同。請自今殿下令書皆稱詔制，如先代故事。〈《魏志・高貴鄉公紀》：「羣公請。」〉

鍾繇謚議〈太和四年四月〉

繇昔爲廷尉，辨理刑獄，決嫌明疑，民無怨者，猶于、張之在漢也。〈《魏志・鍾繇傳》注引《魏書》：「有司議謚，㠯爲。」〉

㠯劉康襲爵素服奪情議

按《周禮》，天子公卿諸侯吉服，皆玄冕朱裳，玄衣纁裳，有喪凶則變之，麻冕黼裳，邦君麻冕蟻裳。云麻冕者，則素冕麻不加采色；又變其裳，亦非純吉，亦不純凶。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㠯玄冠絳衣一服而已，有喪凶之事，則變吉服㠯從　　易。故諸王薨，遣使者拜嗣子爲王，則玄冠縗絰，服素㠯承詔命，事訖然後反喪服。攷之前典，則差周書；論之漢室，則合常制。〈《通典》七十二《魏尚書奏》。〉

議誅曹爽等

《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爽㠯支屬，世蒙殊寵，親受先帝握手遺詔託㠯天下，而包藏禍心，蔑棄顧命，乃與晏、颺及當等謀圖神器。範黨同罪人，皆爲大逆不道。〈《魏志・曹爽傳》：「會公卿朝臣廷議，㠯爲云云。于是收爽、羲、訓、何晏、鄧颺、丁謐、畢軌、李勝、桓範、張當等，皆伏誅，夷三族。」〉

議發王淩令狐愚冢

《春秋》之義，齊崔杼、鄭歸生皆加追戮，陳尸斲棺，載在方策。淩、愚罪宜如舊典。〈《魏志・王淩傳》：「朝議㠯爲。」〉

議斬李豐夏侯玄等〈嘉平六年二月〉

豐等各受殊寵，典綜機密，緝承外戚椒房之尊，玄備世臣，竝居列位，而包藏禍心，構圖凶逆，交關閹豎，授㠯姦計。畏憚天威，不敢顯謀，乃欲要君脅上，肆其詐虐，謀誅良輔，擅相建立，將㠯傾覆京室，顛危社稷。毓所正皆如科律，報毓施行。〈《魏志・夏侯玄傳》：「公卿朝臣廷尉議。」〉

文昌殿前鐘簴銘

惟魏四年，歲在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薤賓之鐘。〈《文選・魏都賦》劉淵林注。　案：「丙申」當是「丙辰」，乃明帝青龍四年也。〉

中論序

予㠯荀卿子、孟軻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繼明聖人之業，皆㠯姓名自書，猶至于今，

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由戰國之世，樂賢者寡，同時之人，不早記錄，豈況徐子《中論》之書不㠯姓名爲目乎？恐歷久遠，名或不傳。故不量其才，喟然感歎。先目其德㠯發其姓名，述其雅好不刋之行，屬之篇首，㠯爲之序。其辭曰：

世有雅達君子者，姓徐名幹，字偉長，北海劇人也。其先業㠯清亮臧否爲家，世濟其美，不隕其德，至君之身十世矣。君含元休清明之氣，持造化英哲之性。放口而言，則樂誦九德之文；通耳而識，則教不再告。未志乎學，蓋已誦文數十萬言矣。年十四，始讀《五經》，發憤忘食，下帷專思，㠯夜繼日。父恐其得疾，常禁止之。故能未至弱冠，學《五經》悉載于口，博覽傳記，言則成章，操翰成文矣。此時靈帝之末年也，國典隳廢，冠族子弟，結黨權門，交援求售，競相尚爵號。君病俗迷昏，遂閉戶自守，不與之羣，㠯六籍娛心而已，君子之達也。學無常師，有一業勝己者，便從學焉，必盡其所知，而後釋之；有一言之美，不令過耳，必心識之。志在總眾言之長，統道德之微，恥一物之不知，愧一藝之不克。故日夜亹亹，昃不暇食，夕不解衣，晝則研精經緯，夜則歷觀列宿，考混元于未形，補聖德之空缺，誕長慮于無窮，旌微言之將墜，何暇讙小學，治浮名，與俗士相彌縫哉？故浮淺寡識之人，適解驅使榮利，豈知大道之根？然其餘㠯疏略爲太簡，曾無憂樂；徒㠯爲習書之儒，不足爲上。欣之者眾，辯之者寡。故令君州閭之稱，不早彰徹。然秉正獨立，志有所存，俗之毀譽，有如浮雲。若有覺而還反者，則㠯道進之，忘其前之　　己也。其犯而不校，下學而上達，皆此之類也。

于時董卓作亂，劫主西遷，奸雄滿野，天下無主。聖人之道息，邪僞之事興；營利之士得譽，守貞之賢不彰。故令君譽聞不振于華夏，玉帛安車，不至于門。攷其德行文藝，實帝王之佐也；道之不行，豈不惜哉？君避地海表，自歸舊都，州郡牧守禮命踧踖連武欲致之。君㠯爲縱橫之世，乃先聖之所厄困也，豈況吾徒哉？有譏孟軻，不較其量，擬聖行道，傳食諸侯，深美顏淵、荀卿之行，故絕迹山谷，幽居研幾，用思深妙，㠯發疾痎。潛伏延年，會上公撥亂，王路始闢，遂力疾應命，從戎征行。歷載五六，疾稍沈篤，不堪王事，潛身窮巷，頤志保眞，淡泊無爲，惟存正道。環堵之墻，㠯庇妻子；幷日而食，不㠯爲戚。養浩然之氣，習羨門之術。時人或有聞其如此而往觀之，或有頗識其眞而從之者。君無不容而見之，厲㠯聲色，度其情志，倡其言論，知可㠯道長者，則微而誘之，令益者不自覺，而大化陰行。其所匡濟，亦已多矣。君之交也，則不㠯其短，各取其長，而善之取，故少顯盡已之交，亦無孜孜和愛之好。統聖人中和之業，蹈賢哲守度之行，淵默難測，誠寶偉之器也。

君之性，常欲損世之有餘，益俗之不足，見辭人美麗之文，竝時而作，曾無闡弘大義，

敷散道教。上求聖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者，故廢詩、賦、頌、銘、贊之文，著《中論》之書二十二篇，其所甄紀，邁君咎志，蓋千百之一也。文義未究，年四十八，建安二十三年春二月遭厲疾，大命隕頹，豈不痛哉！余數侍坐，觀君之言常怖，篤意自勉，而心自薄也。何則？自顧才志，不知之遠矣耳。然宗之仰之，目爲師表。自君之亡，有子貢山梁之行，故追述其事，麤舉其顯露易知之數，沈冥幽微、深奧廣遠者，遺之精通君子，將自贊明之也。〈《中論》元板本。　案：此序徐幹同時人作，舊無名氏。《意林》：「《中論》六卷，任氏注。」任嘏與幹同時，多著述，疑此序及注皆任嘏作，不敢定之。〉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五十五終

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

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